

56k

曾經有一段短時間，流行一個說法：「你只有56k嗎？」「你這個人太56k了。」意思是說，轉數慢、反應差，別人一點就明，你就想了半天都想不通；當人人都為一個笑話而笑，你就呆呆地在想笑點在哪。

那麼，什麼是56k？56k，是上一代的上網模式。打開電腦之後，要像打電話一樣，先做一個撥號的動作——在電腦上按一個「撥號」掣，電腦就會發出像是打電話等待通話的聲音，直到聲音變成像電流震動的聲波，我們就知道接通了，而這中間可能就花掉了一小時，甚至在晚上這些繁忙時間，可能一整夜都連不上。所以，那些年，回到家，第一件事就是撥號，因為可能當你吃過飯，洗好澡，看完一整集電視劇，撥號仍然在撥號。呀，有時還會中途掛斷，要再次撥號、撥號、撥號。

即使連上了，也跟今天不能同日而語，因為當年打開網頁，打開圖片的時間，都要花上至少半分鐘，在現在的體驗上是完全不合格的，會光火，但當時卻是常態，等待圖片

的出現，尤其是性感圖片，像新年打開直播對聯一樣從上而下，那種叫人期待的等待，是心還會為網絡而跳動的時候。

直到光纖的引入，改變了生活，上網變得容易了，最初還要在電腦登入，後來變成一直在線，到現在不只電腦，就連手機都有這個功能，人們能隨處上網，速度也快至5G了，網絡世界跟現實世界的界線漸漸模糊，甚至有人視網絡世界比真實世界重要。而現在的新世代，大概連56k是什麼都不太了解了，也就讓56k笑話變得過時。

一直有人說，改變世界的，是蘋果教主；但在此之前，還有個更重要的人，高銀。如果沒有他研究出光纖，我們也許還在撥打56k，也不要談手機上網了。光纖把時間變快，把距離變短，把生命變長。如今，高銀功成身退，去到一個或許比光纖更快的地方，我們永遠懷念他，也忘記不了他，就如打開電燈，會記得愛迪生一樣；一上網，就會記得高銀。

風陵夜話

耶生
yeahstudio55555@gmail.com
逢周二、三、五、六見報



你好，江姐

一九六五年三月八日一早，朱虹、陳思思、楚園等二十多位香港電影明星集結尖沙咀，引來媒體與影迷，她們北上過海關，為中國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演員們送行，該團剛在香港與深圳連演八場歌劇《江姐》，盛況空前。

歌劇《江姐》改編自小說《紅岩》，編劇閻肅提煉出女烈士江雪琴的故事線，將女性突出到一九四九年中國大變革的血雨腥風幕前。劇作出來後，金砂、羊鳴、姜春陽擔任作曲，一稿就被時任空軍司令員劉亞樓上將全部否定了。閻肅與三位作曲家深入重慶體驗生活，走訪了幸存的革命志士，去了關押江姐的渣滓洞，還真的體驗了老虎凳等刑具，對劇中人的經歷感同身受。

一九六三年九月，歷經兩年打磨的《江姐》進入視唱階段，歌聲傳到文工團食堂大師傅的耳裏，大師傅邊和麵邊被感動得流下眼淚。那時正是中國三年困難時期，首次排演《江姐》時，九成以上的服裝都是舊衣改造的。該劇於一九六四年公演後，轟動

全國，《紅梅贊》成為當年流行金曲，《五洲人民齊歡笑》、《我為共產主義把青春奉獻》等成為考驗女高音水準的中國民族歌劇經典唱段。而劇中甫志高、沈養齋等反派角色也以人性真實塑造，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。

劉亞樓上將在《江姐》創作上傾注了很大心血，從劇作到舞美，事無鉅細，《五洲人民齊歡笑》這段經典的最後幾句即為他所改寫。他說在莫斯科看歌劇《卡門》有主題歌，《江姐》也應該有首主題歌，閻肅將原本給上海音樂學院創作的一首歌加在歌劇中，這就是著名的《紅梅贊》。劉上將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員時年僅三十八歲，很重視文藝，他曾說：「我一手抓文、一手抓武，每年能打下一架敵機、演出一台好戲，我的日子就好過了。」（上）

雁南飛

楊勁松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斷網的日子


周六夜裏暴雨如注，睡在床上被隆隆雷聲驚醒。周日早上一起床，就發現家裏斷網了。趕緊給提供寬帶服務的公司打電話。他們遠程指導我拔掉電源重啓，拔掉寬帶插頭重啓，好一番折騰。然而百般嘗試都無效。以前也有雷陣雨帶來短時間斷網的情況，他們卻說這次沒收到附近住戶的報修，我不得不約人上門來查。周一正值美國「勞動節」，好容易找到一個合適的時間，已排到了周四晚上，只好面對五天的斷網日子。

當然，說斷網也不盡然，因為一上班就能用大學的網絡，可在家總覺少了點什麼。早上起來不再馬上開手機，晚上下了班也有時間看書了。不過，上班前總有點心神不寧，怕晚上有人給我發電子郵件沒收到誤事。家裏後院就是大學高爾夫球場，學校網絡覆蓋。每次一走到街角，手機就會響起，標示有新的電子郵件或微信傳到。有兩次我一邊走，一邊看手機，遛狗的同事看到了發笑，大概覺得我像學生一樣，一刻都離不開手機。

周三晚上回家，突然發現網絡又連上了。驚喜之餘，給網絡公司打電話，問是否該取消檢修。可他們說：既然已約好時間，還是查查放心。周四晚上技術人員上門，家裏的裝置，接頭，路由器都正常。他說，最近雨水太多，附近連網的總樞紐進水，影響了好幾家，周三晚上問題才解決，他猜那就是我斷網的原因。本次斷網三天就恢復通訊了，也不知所以然，只希望以後下雨不要再出現類似問題。其實，美國的臉書、推特、Instagram之類的社交媒體我統統不搞。用微信也只會和國內親友保持聯繫，電腦下班後就不開，自以為對網絡挺有自制力的。但此番斷網讓我發現自己還是有點網癮的。

墟里

葉歌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內地研究副刊的專家學者不少，然而要有一套系統的關於副刊的專題文集，「副刊文叢」可謂開了先河。編者李輝本身就是位資深的副刊編輯，對這一領域研究已有不少成果。早年讀他的文章，對他與諸如冰心、蕭乾、黃裳、柯靈等文壇老前輩的零距離交往很是羨慕

文安健筆蟠蛟螭

閒性閒情

李英豪
逢周五見報



去年九月初至十月中旬，浙江美術館於杭州主辦了王鐸作品展——《健筆蟠龍》。各地喜愛古代書法名家作品的同好者，紛紛湧至，不想錯過欣賞這位明末清初「神筆」（王鐸雅譽）真蹟的良機。例如附圖，就是其丙子年所寫行書，取法高古，筆力蒼勁。正如吳昌碩描述：「眼前突兀山險巖，文安（王鐸死後的諡號）健筆蟠蛟螭。」一位前輩曾指他用筆最大特點，是把淹留之法與峻厲之氣化成一體；故其用筆韌健凝煉。我們細觀，可發覺王鐸

不少行草，皆不欲一刷而過，每回環盤屈，富「扭」勁，筆勢卻能一脈流貫，使「淹留」中得暢達，而「澀」與「暢」相剋相合，相輔相成。尤其是草書，筆勢體格若醉仙舞劍，左欹右側，東歪西斜；但非如時俗般縱筆疾行來取勢，而是收放自如，似盡未盡的筆勢，使人覺得遒勁和筆力重，風神頓生。他喜歡如王獻之的草書，一氣直下，俯仰翻側，縱使草法上白疏黑密（擅用漲墨法），但連綿不絕，豪邁有氣勢，正是用筆「如火筋重價，連屬無端」。故筆者畫以他與張旭、懷素、米芾和祝允明（祝枝山）大書家等量齊觀，視為神品。

三十多年前，有古字畫收藏家從日本蒐購得好幾幅署名「王鐸」的行草卷；後來幾位權威專家證實，是日本近代書家偽作假冒。蓋日人上世紀搜走一些王鐸真蹟，視為珍寶，明言對東瀛書道影響很大，故筆者模仿者衆，常以王鐸行草為典範，形成贗品充斥；無知者很易上當。

事實上，近代收藏我國名家古書畫者，十分看重真品的「市場價值」，一直以來力加追捧。王鐸《臨徐嶠之帖》，曾於北京以人民幣三千萬元拍賣成交；《草書五言詩》亦以數百萬萬元高價售出。難怪作偽之徒垂涎三尺，挖盡心思魚目混珠。購藏者要小心鑑別。



副刊與「文學保姆」

。反映到《副刊面面觀》，作者幾乎都是現當代文學界的重量級人物，除了剛才提及的幾位，還有沈從文、夏衍、孫伏園、薩公、吳祖光、臧克家、張恨水、孫犁、徐遲等等。可見副刊與文學的親緣關係。

副刊編輯常常被視為為他人做嫁衣的綠葉角色。事實上，編輯的樂趣很大程度上來源於與作者的打交道。正如李輝在《現代文人與副刊》一文中寫道：「能遇到編輯知音，是作者的幸運；

玻璃碎片

知道，宋戴克醫師的所謂「偵查」，其實一點懸疑性也沒有，當中沒有任何謎團，既沒有誰是兇手，也沒有如何犯案的疑問。傅里曼的《歌唱的白骨》是第一本以倒敘法寫成的偵探小說集，即在故事開首，案件便完完全全地展現在讀者眼前，兇手是誰、犯案原因，以至整個犯案的過程，都清清楚楚地寫成了故事的第一章。

接下來，作者便藉着宋戴克醫師，以及他的神秘綠盒子，跟讀者解釋如何以科學方法與法醫知識，從零碎的證物中慢慢推理出（讀者早已知道的）兇手。因此，讀者明白了顯微鏡下「紅色羊毛、藍色棉質纖維，還有某些黃綠色、黃麻之類的植物性纖維」之分別，以及如何以「安全漏斗、試管、摺疊式三腳架、酒精和一片石棉網」檢驗火爐中

人情練達皆文章

的苦況，人生複雜、陰暗、歹毒的一面更少接觸。個別人或有過愁苦日子，但礙於文字能力的限制，也不能形象地訴諸筆下。生活與文字的局限，使年輕人的文字情緒大多充滿了快樂、美好、陽光。批判時雖滿口正義，也只是從傳媒抄來的口號，急了就爆幾句粗鄙的話，也只是人云亦云。總而言之，他們的文章常見矯情造作，無病呻吟，也就是奶聲奶氣的學生腔。

這是成長必經的階段。所有的幼稚浮淺是寫作者都經歷過的，哪怕他今天已是一名大家。

文章寫的是見識，見識來自生活和歲月的積澱。所以俗語有云：人情練達皆文章。只有經歷過真正的生活，對人情世故有充分的了解，並有思考和練筆的習慣，方能積累

酒人多中風

個曾經風流倜儻的傢伙！」

志濤看我反應平淡，很詫異地問我：「你們可是極其要好的朋友呢！」我淡然道：「我們當然是非常好的朋友，我也牽掛着他的健康，但他這次的中風並不是毫無徵兆的。就他以往的生活方式，遲早會有這麼一天。現在的狀況對他而言已是最好的警醒。如果他還是不大意，不徹底改變，那到時可不止小中風，性命都會不保。」

我繼續說道：「清代有個人叫沈明生，後人記住他是由於他買下了唐伯虎的桃花庵進行修繕，貢獻很大。其實，他也是一位名醫，我曾讀過他的一篇文章，專門談嗜酒的人易中風。他醫治過的中風病人，多半嗜酒。他認為中風的主要起因是痰和濕。酒性味

的餘灰……有別於福爾摩斯「隨口說了算」的推理，宋戴克醫師的案件展示了鉅細靡遺的法醫辦案過程。

或許你會有疑問，既然傅里曼首創倒敘法偵探小說範式，而且是法醫辦案偵探小說流派的第一人，他的大名何以沒有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呢？因為寫得早，不一定寫得好，如果你想從傅里曼的作品尋求巨大的閱讀樂趣，恐怕也會掉了一地的眼鏡碎。

甲蟲滾球

米哈
m.facebook.com/mihaandlouis
逢周一、三、四、五、日見報



人情練達皆文章

寫作的素材。但許多有豐富人生閱歷的人未可成為寫作者，那是因為「寫作」畢竟是要學習的。就是能寫了，也還要寫得自成一格才算成事。有特點的作品方可自立，方可長久。

就目前來看，許多香港的年輕人更需要的是對人生、社會的深入了解，對它們背後的盤根錯節有一個基本的認識。

所以我不輕易鼓吹當作家的理想，那是艱辛的路。

人與歲月

凡心
fanxinw@hotmail.com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溫散，易使皮膚毛孔張開，當毛孔張開的時候，外邪就容易侵入。酒的氣味屬濕熱，能在身體裏產生痰涎，阻礙氣血運行，易發生中風。壯年時，氣血旺，飲酒後身體無大礙。人到中年，氣血開始衰敗，雖然外表健康紅潤，但身體已開始走下坡路。這就好比一根木頭，根已經快朽了，只是未遇到狂風罷了。酒雖能助興，但確實不可貪杯，否則悔之晚矣。」

醫趣錄

榮汝成
dr_rongrucheng@163.com
逢周五、六見報





心隨禮送——合適甚於貴重。

漫條思理

鄭辛遙
逢周四、五見報



，要得到一家老小滿意才好，而現在，我這個廚子的服務對象是一個『大雜院』呢！」

蕭乾在擔任《大公報》副刊編輯時，以「文學保姆」自詡，充分讓年輕作者在副刊的舞台上施展才華。他認為副刊就該像「一道橋」，「拱了腰身，讓未長成的或還未把握住自信力的作家渡過來」。（上）

以夢為馬

管樂
逢周五見報

